



梧桐生矣

合肥 王张应



梧桐是许多城市的行道树。高大的树干，茂密的树枝，阔大的树叶。夏日里，巨大树冠给地面遮出大片阴凉。合肥市芜湖路上梧桐树，是老城区特色景观之一。那些梧桐，树龄都在五十年之上，树干盈抱。东西走向的芜湖路，南北两边种的都是梧桐树。在城市园艺师精准引导下，道路两旁梧桐树缓慢朝上发展，各自向道路中央伸出粗壮手臂。斜伸的手臂越伸越长，南北两边梧桐树枝终在空中握手，街道上仿佛罩一个巨型绿色天棚，炎夏天挡住头顶白花烈日，芜湖路水墨氤氲，清凉怡人。

美观又阴凉，让人喜爱梧桐树。梧桐树也让市民烦恼。春天里，梧桐树开花时节，总有许许多多咖啡色绒毛漫天飞舞，往人鼻孔眼睛里钻，把人呛得鼻涕直流，睁不开眼。直到花期结束，梧桐树枝头挂满小灯笼，纷飞四窜的绒毛才偃旗息鼓，销声匿迹。可能正因这点，许多城市忍痛割爱，砍了不少有年头的梧桐树，新栽树种不再选梧桐树。

说到这里，忽想起，芜湖路上繁茂又有沧桑感的老梧桐，还是别处同样绒毛纷飞让人愁的年轻梧桐树，它们名字前都该加个定语，明确那是法国梧桐，一种多见的外来物种。《诗经》里“梧桐生矣”，肯定不是此物。《诗经》时代，这外来物种还不知在哪呢。《诗经》里的梧桐，或说古人心目中能引来金凤凰的梧桐树，究竟是怎样一种树呢？书上注解，“梧桐生矣”指“中国梧桐”，也叫“青桐”。说中国梧桐，我没具体印象，只是相信那种让凤凰栖息的梧桐树必定是中国梧桐树。至于青桐，我有印象。家乡大别山东麓，山上树种繁多，有青桐树。乡人靠山吃山，生活中用的许多东西来自山上。与青桐有关的东西，我知道两样。

一样是青桐树皮。像麻一样，有坚韧的长纤维，能搓绳子。山里人家用的绳子不是麻绳子，就是青桐皮绳子。另一样是青桐树叶。它有很阔大的叶子，比巴掌还大，差不多有蒲扇那么大。碧绿的叶面很光滑，没有绒毛，干净光洁。叶体厚实，很坚韧，不易撕烂。而且，气味又好闻，有一股淡淡草叶香。正因这种叶子有诸多优点，乡人便将它派上用场，让它

为人服务。乡人对它可信任了，让它直接辅佐人食物制作，因而它能接近人重要器官——嘴巴。

家乡主食是米饭，面食吃得少，因而稀罕。每年端午节，恰好新麦上市，家家户户都会认认真真地吃一次面食。乡人做面食手艺确实不敢恭维，比起北方人来差得远，包饺子、做包子少数人会，多数人勉强蒸蒸馒头。可能担心蒸出来的馒头不像馒头，模样儿丑，让人笑话，乡人干脆不叫它馒头，叫小麦粑粑。

乡里人家做小麦粑粑多在饭锅里蒸熟，放在饭头上蒸。为避免小麦粑粑粘饭粒，乡人就得想办法。有人家在饭头铺几片南瓜叶，将做好的面团坐在南瓜叶上，蒸熟的南瓜叶还能当菜吃。这种做法并不尽如人意，南瓜叶高温下易烂，坐在被蒸烂的南瓜叶上小麦粑粑多少会粘上饭粒，看上去不清爽。有人用一种阔大的树叶，我家当年便这样。我不知道那叶子来自何种树，只知那叶子叫粑叶。用它铺在饭头上，开锅时饭是饭，粑是粑，叶是叶，清清爽爽，互不黏连。且满锅清香气，粑粑和米饭里都有一股来自山野绿色草木清香味。

我家用的粑叶，都是大姑于端午节前送来。大姑家住十里外大山里，山上有粑叶树。有年正月，去大姑家拜年，在门前路边看到一棵奇树。光秃秃树干又细又长又直，足有两丈高，下边没枝丫，到树梢才分出几个小丫杈。树干颜色也与众不同，别的树干多褐色或灰色，它却是青色，青得逼人眼睛。好奇的少年问大姑，说是粑叶树。你过几个月再来，树叶长出来，大姑摘粑叶蒸粑粑给你吃。我又指着树干问，这树咋这么青呀？大姑说，这树啊它本来姓青，青色树皮可是有用的，能搓绳子，还能化浆造纸，这皮叫青桐皮。

读《诗经》，遇“梧桐”，我才知梧桐原是青桐，而青桐才是真正的梧桐。合肥芜湖路上那些好看的法国梧桐，其实不是梧桐，它叫悬铃木。有点像梧桐，人们才叫它法国梧桐。凤凰栖梧桐，栖的可不是法国梧桐，栖的是青桐，也叫中国梧桐。

薄凉

肥西 张建春

夜里小雪，无声地下，月亮和星星都躲了起来，想必是怕冷。风刮得厉害，我忙着把阳台上的兰草、菖蒲等搬进屋内。梅花耐寒，鼓了蕾子，我把她们单单留在了室外。早晨就薄冷，冷得有故事，也有韵味。四季分明，冬天不冷还叫冬天？我到阳台看雪，雪没见着，倒是留在阳台上的两棵梅花开了，一红、一绿，弱弱地吐着香。梅不畏寒，找了个冷了的天气开，且香得特别。寒天的香自然特别。

窗前还有株梅，在窗前开了十多个年头，她的花事要迟些，总在春节前开，把报春的事做得到位。这梅经历过许多事，就说今年小区改造，非说碍事，要伐了建车位，我等据理力争，才留了下来，否则怕早成了柴禾。我喜欢梅花，对踏雪访梅极爱，年年雪天，我都会在梅下呆许久，找些情趣。情趣是雪和梅共造的，有了她们一年到头不枯燥。梅花欢喜漫天雪，雪对梅有召唤力。如果薄凉的天对我有引力，梅花是引力源之一。如是，梅花是我的另一种雪。

记得小时冬天比现在冷，一进冬天我就缩成了一团，手脚没地放。冷得没办法，就找一些小伙伴，靠在靠上相互挤，谓之为“挤油渣”。这一挤，浑身热乎，额头上的汗薄薄地流了一层，还真不冷了。挤油渣是从炼猪油生发而来的。腊月天杀年猪，取了猪板油，放

锅里熬，油出了，留下了油渣。油渣很香，用白糖拌了，尤其的好吃，这是奢侈品。油渣烧大白菜，很好吃，可待客，如今饭店里还能吃到。真的下雪了，天反而不大冷了，霜前冷雪后寒。雪天手脚伸得开，我就跑雪地里，把雪当了玩伴，堆雪人、滚雪球之类玩得多。也向野外跑，沿兔子的脚印撵兔子，或田坎里抓鸟，不记得抓到过，图的是玩。走雪地，我有办法抗拒冷，用“草绕”绕在腿上、腰上，热气跑不出，冷也钻不进。大冷天稻草是好东西，绕身上保暖，燃着了火能驱走寒意。那时最佩服摸鱼的人，冰冻扎扎天，划腰盆裸了上身下手摸鱼，鱼躲昏里一摸一个准。上岸时，摸鱼人冻得青紫，烧把稻草烤烤，就又缓过来了。

冬至不过年里，雪非下一场，雪下过，就要过年了。过年是我盼的，有好吃、好穿的，还有压岁钱，重要的是三天大年可疯玩，家人绝不会动我一手一指。过年图个吉祥，大家都和和气气。下午我去看一画展，对一幅三十多米的年俗长卷特感兴趣，画的都是我小时经历过的年事，亲切得让我落泪。多好的画，多好的年事呀。画家有心，有心的画卷总能打动人。现今的年味不见了，只剩回忆的份了。不过画在纸上，还是活着。

想到这，心有些薄凉。

渡口之夜

合肥 莫欣

气象预报灵得很，昨天刚报蓝色预警，今天寒风骤起，夜间气温一下子降到零下。可早先气象预报没准头，只能作参考，我就吃过亏，经历过一次难忘的二坝渡口之夜。

那一年，我在芜湖学习，头一天接到家信，妻将带两岁的儿子过来。那时从合肥到芜湖需先乘火车到长江对岸的二坝，在那里换乘轮渡过江，衔接顺利的话也要大半天时间才能到芜湖，旅途不方便。我赶到轮渡码头，买了票准备上船到江对岸的二坝接他们母子。正好遇到下船的一个同学，说江上风浪大，你现在过去今天不知可能过来了。我说，听了预报，没说会变天。但开了船之后，感觉甲板上果然颠簸得厉害。

轮渡过江大约半个多小时，上了岸后，才发现北风呼啸，吹得人站立不稳。我看看时间，合肥过来的火车应该到站了，但站台上稀稀拉拉，没几个人，原来列车晚点。刚下船的旅客在广场上排队，拖儿带女的，挑着箩筐、蛇皮袋的，都顶着寒风等着上车。真是越急就越出乱子，火车终于到了，下车的与上车的人挤成一团，我瞪大眼睛，却总看不到他们母子。我又返进候车室里，因天冷人都挤进来了，有的人还在地上摊开褥子席地而睡。我一排排座位搜索也没寻到，正焦急时，蓦然回首，却看到妻就在身后的椅子上坐着，抱着孩子向我招手，我喜不自禁，赶紧跑过去抱起孩子，招呼着往码头奔。

渡口栈桥栏杆外拥集了许多旅客，都在急着要上船，可一个水手在用电喇叭喊话，风浪大，不能开船，要等气象通知。我告妻子，咱们就在这儿等，风刮不长久。一个小时过去了，也没开船的消息，不少人就离开了。我说还等等，气象台没发大风预警。寒风中孩子眼圈发红，鼻涕都拖下来了。妻急得指着江面说，你自己看看，还等什么？果然，江面上暮霭沉沉，惊涛拍岸，偌大的轮渡船随着风浪上下剧烈摇晃。正在这时，喇叭响起来了，气象原因，轮渡停了。

天已黑下来，二坝的小街两边都是小吃摊，摊上煤油灯被风吹得忽明忽暗。我们随便吃了碗面条，就抓紧去找投宿的地方。二坝是个过轮渡的小渡口，旅客都是在火车和码头间流动的，旅社本来就少，现在被先从码头上撤回来的人住满了，偏偏又落起小雨，妻的脸色更沉了下来，孩子困了，在我怀里哭了起来。我站在小旅社门口想，万不得已只有到候车室去过夜了，可孩子怎么受得了？正在走投无路时，院子里一个壮硕的大嫂走了过来，伸头看看我怀里抽泣的孩子，转过头叹了口气说，你们跟我来。

来到院子里拐角的一间草房，她打开门，里面堆满被子，高处顶上房梁，原来是旅社的小库房。她从上面扒下两床被子摊开，在一个土垒的榻子上铺上后交待说，你们一家就在这里对付一夜吧，被子多，要用自己再加，千万别冻坏孩子。我们躺上去又盖上两层被，才渐渐暖和起来。孩子很快就睡着了。夜深人静，只听见风夹着雨在草屋上呜咽。突然，有人敲门，原来是大嫂进来抱被子，说又来人投宿，天这么冷总得想办法给人安顿。这一夜，我陆续被敲门声惊醒几次，都是大嫂进来抱被子，往往刚刚睡暖和了，起来开门又凉了。但我心里丝毫没有怨言，我明白那位大嫂的好心，她是在急人所难，如同帮助我们一家一样。

第二天上午江面风平浪静，阳光格外和煦温暖。妻和儿子都绽开笑脸，一家人欢欢喜喜轮渡过了江。